

浅析民国忆语中的女性形象 ——以《寄心琐语》胡淑娟为例

陈天佑

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

内容摘要:

语体打破了古典文学中鲜少涉足婚姻生活的惯例。余十眉作为明末清初的文人，其撰写的《寄心琐语》是忆语作品中“赠伉俪之情”的佳作，研究该作品能够弥补忆语领域的空白，为忆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突破口。本文考察作者妻子胡淑娟的文学形象，从其人、其德、其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重塑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新女性形象。通过对《寄心琐语》的深入探究，感受作品中夫妻二人的情谊，从作者经历、思想等方面与其他忆语作品相比较，更好地理解其文学价值与研究意义。

关键词:

《寄心琐语》，余十眉，胡淑娟

壹、前言

“忆语”自清初《影梅庵忆语》出现，对于其概念，学术界向来莫衷一是。但“通过考辨前人对于这一文体的不同判断，提出其既非小说，又非笔记，亦非自传，应属抒情散文一类，其标志性特征是以琐忆文体来表达悼亡主题与家庭生活”¹。在“忆语体”作品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时名士……无不赋诗以赠”²的盛况。其中既有唱和酬赠之篇，亦有序跋评论之作，大多来自作家自身的交友圈子，多能获赞誉之辞。或称作品情真意挚，或颂作家文笔绝美，如“缠绵哀感，一往情深”（王韬《浮生六记》跋）或“艳不伤浮，逸不病佻”（王德钟《寄心琐语》跋）的评论比比皆是。而余十眉为其亡妻撰写的《寄心琐语》作为忆语作品中的佳作，其文学价值值得探索。

贰、关于《寄心琐语》

《寄心琐语》写于1916年，于民国七年（1918年）出版，仅刊以百余单行本，存世绝少，鲜为人知。直至九十年代被收录进涂元济编选的《闺中忆语五种》，才再次回到读者视野。因此，学术界及读者对其关注并不多。

一、关于作者

余十眉（1885—1960），名其镛，字秋槎，号十眉，浙江嘉善西塘镇人。幼承庭训，除幼遍览经史之外，酷嗜辞章之学。清光绪三十年（1904

¹ 周海鸥：《“忆语体”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5，第1页。

² 肖亚男：《“忆语”的殿军——陈宗蕃与〈儻然室忆语〉》[J]，古典文学知识，2013(2)，第85页。

年）中秀才后，因科举废除，无路仕进，改入浙江两级师范学院。毕业后，历任上海南洋女校、爱国女校、竞雄女校、省立嘉兴中学及嘉善县立高小、陶庄小学等校教师，1954年在嘉兴中学退休。民国初年为纪念秋瑾，其友徐自华在上海创竞雄女校，聘其任教。民国元年（1912年）结识南社创始人柳亚子、陈去病，遂入南社为社员。

余十眉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毕生尽瘁教育事业长达五十年之久。个人行事好饮酒、骂座，生平崇尚气节，不务虚名，诗词歌赋俱出热肠。他是教育家，同时身处社会变革的转折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亦是南社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1923年，作为新南社发起人之一，他出任新南社书记处书记，并与陈去病一起合编社刊《南社丛刻》，著有《寄心琐语》《壬戌诗选》《楚辞新义》《灵芬馆集笺注》。

二、关于内容

《寄心琐语》为余十眉先生追忆其亡妻胡淑娟女士的经典忆语作品，由柳亚子、王德钟等南社社友为其作序、作跋。胡淑娟，名恕，嘉善人，生于1885年，于1915年12月16日香消玉殒，年仅三十有一。女士与先生1905年结婚，共同生活了十年。十年时间恍如一瞬，二人伉俪情深，但无奈于情深缘浅，女士先期而去。直至妻子离开数月之后，余十眉仍悲痛不已，恍如梦境，在文章开篇直抒其悲痛之情并表明写作缘由。³

晚明文人冒襄作《影梅庵忆语》怀念董小宛，唯恐旁人不信其真，开篇反复强调其作“何有于饰”；而朴实如余氏，才敢于把自己真实的

³ 娟君之丧，迄今已匝月。予神思瞢然，恍惚如在梦境。终不信吾娟君者，而不永其年乎？如吾之命舛，而竟至于丧其偶乎？如吾与娟之爱之深且笃，谨之力而能使人间天上，一旦成永诀乎？……幽灵未泯，或寓于斯！呵冻伸笺，杂纪其生前琐事，倘亦吾娟君之所愿言，墨耶？泪耶？君其见耶？

婚姻生活，看成如梦似幻的奇闻。一反前人之态，将真事幻化为假说，愈发显得作家用心之切、用情之深。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一字一泪道尽凄楚之情。短短一篇近六千字的悼亡作品竟历时六百余日，王德钟一语“胡女士之殇也，夫子余十眉哭之恸……复撰寄心琐语一帙，荡气回肠，恍然几无所恋于世”⁴更是直言其万念俱灰的悲恸之情，可见夫妻二人之间的情深意笃。

叁、关于胡淑娟

身处社会变革时期，胡淑娟受到新思想及其夫君的影响，与同时期的大家闺秀相比自有其独特之处，日益有了出尘之姿。观其相貌，见其品德，赏其才情，无不受人称赞，她与其夫间的伉俪情深更是让人艳羡。

一、淑娟其人

胡淑娟出身西塘殷实之家，其母魏氏为晚明“东林六君子”之一魏大中的后人。其受家庭的熏陶，有着优良的品德和卓越的才情，人如其名，“丽怀内朗，淑仪外润”⁵。王德钟曾去“探珠吟舍”（余十眉宅）中拜谒胡女士遗像，谓“质而不华，幽而不艳。退而自思，益信女士性情高洁人，充其薜萝之志，鸿庀蒙山之流也”⁶，正所谓相由心生，观胡女士之相貌便知其品性与气节。

⁴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⁵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⁶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余其鏊



胡淑娟

胡氏去世时，其子余湘虽只有九岁，但母亲温婉谦顺、知书达理的形象已铭记于心。余湘在《先君余十眉》中回忆道：“我母生而婉顺，待姑相夫，戚党咸颂懿行。”⁷短短十六字便将其温婉贤惠、受人称赞的女性形象一概道出。

父母之间的伉俪情深亦是历历在目，常念及“中馈之暇，复佐我父笺《灵芬馆集》，临摹赵松雪洛神赋，伉俪之情恰如也。”⁸言语中无不透露出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母亲逝世虽早，未能伴他成长，但母亲对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乃至在晚年时仍能忆起他的母亲很有才情，与父亲伉俪情深。他对父母的感激与思念之情何止一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⁹能够概括。

二、淑娟其德

在古代封建社会，妇德是衡量女性德行的重要标准。《周礼·天官·九

⁷ 余湘：《先君余十眉》[A]，嘉善文史资料·第二辑[C]，1987，第35页。

⁸ 余湘：《先君余十眉》[A]，嘉善文史资料·第二辑[C]，1987，第35页。

⁹ 周慧惠：《余湘与天一阁》[A]，天一阁文丛·第九辑[C]，2011，第271-275页。

嫔》中，“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汉代大儒郑玄认为“贞顺”是妇德的核心，体现在待人接物、侍奉姑婆与夫妻相处等方面。妇德，女子的道德修养，即贞、顺，但淑娟的贞、顺较当时有所转变，焕发着新的生机。

“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贰。虽自宋代以后，理学便强调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夫坚定选择等观点，但因经济繁荣发展、人类思想转变等原因，离婚、改嫁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依旧普遍存在，更不用说还未嫁人的女子，对待自己的婚姻更是自由。但淑娟的表现不同于当时传统妇德下的闺秀，既没有随波逐流而随意对待婚姻，亦不再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板遵从，我们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对待婚姻的态度。在还未嫁给余氏时，听闻他病重得几乎要死掉，她原本可以改嫁他人，却选择生死追随。在婚姻较之前更为自由的环境下，她依旧坚定选择余氏的原因更多的是对他的拳拳深情。她挣脱了封建社会对婚姻的禁锢，打破了婚姻作为女人立足社会的工具的荒诞理论，扭转了女人是男人附属品的传统思想，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完完全全的人。

直到淑娟病重之时，她挂念的不过是她走后无人再帮丈夫打理家事；内疚的是未能陪丈夫走到最后而连累了他；告诫他续弦要谨慎选择，莫要再像她一般，希望有人能一直陪伴在他左右帮助他罢了。她对丈夫情深至此，二人却终是未能携手白头，可谓遗憾之至！淑娟超越世俗观念的婚恋观让二人之间的婚姻不再只是生存于封建社会下的保护罩，而是情感的依托与羁绊，成就了一段不羨鸳鸯不羨仙的美好爱情。

“顺”，即“婉婉听从”。淑娟对待公婆、丈夫及家族众人都谦恭有礼，为人处事通情达理，颇具大家闺秀的风范，在操持家中事物方面亦是贤惠之人。作者回忆其操持家务、对待姑婆的二三事时，更是直言

夸赞之意，谓其“大家闺范”、“贤妇”是也。

一个行事得体大方、孝敬公婆、任劳任怨的贤妇形象跃然纸上。在对待自己的舅姑时，淑娟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不曾有半分的怠慢之意，想尽办法去纾解婆婆内心的烦郁，她这般付诸真心的行为获得舅姑及族人赞誉。不同于一般儿媳对待婆婆恭敬疏远的态度，她将舅姑看做自己的父母亲人，更多了一分亲近，此举已然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不仅将这作为自己嫁为人妇的责任，更是对舅姑付出了自己的真心实意，尽的不仅是儿媳之责，更是女儿之心。

“顺”不仅是侍姑，更是相夫，胡淑娟对其夫超越传统礼教的深厚情谊便是最好的印证，与丈夫间的伉俪情深更是被世人所艳羡。家中日常事务她都事无巨细地打理妥当，让其夫在外无所忧，并深知男女之间分工不同，做丈夫的贤内助，操持家事而无所怨，这便是对丈夫“顺”最基本的体现。更不用说淑娟在婚后因先生病重向天祈求，欲以身代之的拳拳深情。¹⁰

或许是她对夫君不囿于封建礼教婚姻下的真挚情谊感动了上天，余氏的病竟在她日日期盼中痊愈了。由此看出她对夫君的深情与“贞顺”，真可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啊！

自从淑娟来到余家，身为人妇后，每天都整理书籍，满架的书都被整理得井然有序，但她不同于以往的深闺妇人，除却打理这些日常琐碎的繁杂事务，更是在其夫为郭频伽《灵芬馆诗集》做注释时不断勉励，给

¹⁰ 禾郡归后，予即赴柳溪就教。未几而喉症又作，急雇舟旋里。中途感风，势益剧。药石无灵，医生束手，予亦自分不起矣。娟君忧惶万分。时方酷热，入夜蚊多如雷，而君伺左右，不暂离。人或劝以稍憩就凉，君曰：“我身如堕冰窖，中心凛凛，实未觉其热也。”夜深人静，则稽首吁天，请以身代。

他帮助甚多。多年后，余氏每每回忆起妻子陪伴身旁，“一灯荧然，犹扶病丹铅不辍”¹¹，心中颇感遗憾，以至独自在窗前时“仿佛娟君在侧，回顾不见君。只灵帷袭风，一灯播影而已”¹²。女士只期盼能够协助丈夫早日完成诗集的注释工作，只可惜才丰命短，未能等到其将整本书写完，这也成为二人此生所不能弥补的一件憾事，但也正因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些美好的回忆才能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对妻子的思念才会如此之深。

女士不同于封建礼制下唯唯诺诺、对夫君言听计从而无思想的提线木偶，而是有着自己思想的独立人格，不仅照顾夫君的日常琐碎，也会时刻提醒勉励作者，二人之间的关系破除了男尊女卑的等级限制，更多的是彼此平等的相互扶持。在封建礼教重重重压之下，她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在告诫其夫不可嗜酒时，她不曾以怨言相责，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诫，谓：“阿翁生前精神强固，只以误颂酒德，乃至损其天年。君体孱弱，远逊阿翁，其少绝醇醪缘乎？”¹³余氏听从其劝诫而有所收敛。淑娟对其影响之深，以致在其永逝之后余氏每每喝酒都泫然泪下，谓：“今而后任我醉醒，谁则为我忧喜者？”¹⁴幻想着如若这世上真的有鬼神之说，真希望这一刻因为喝酒醉死，赴九泉之下去受爱妻的责备，亦可见其对妻子用情之深，然而这终究只是余氏的痴痴念想罢了。她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发挥自己在婚姻中最大的作用，用言语和行动不知不觉的影响着自己的丈夫，打破了女子依附男子，被男子所影响的固有传统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男女地位的差异，有着超越封建婚姻

¹¹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¹² 冒襄、余十眉：《浮生忆语集（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第156-167页。

¹³ 冒襄、余十眉：《浮生忆语集（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第156-167页。

¹⁴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的先进思想，为传统旧式道德赋予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观女士一生，岂是孝顺公婆、相夫教子、贤良淑德能够概括，超越了当时大多数女性，冲破封建礼制、打破传统妇德的定义，在封建礼教的牢笼中活出了自己，只得慨叹“猗歟女子，能与德邻，贤淑至此，夫复何求。别传状女士之德，令人神往”。¹⁵

三、淑娟其才

虽说封建社会下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身处社会变革时期的胡淑娟却是较为独特的存在。她爱诗，拥有卓越的才情与独到的见解，品行高尚、颇善文墨。柳亚子赞其“性耽书史，能为诗歌，闺房之间，更唱迭和，文采斐然”^{16[16]}更是对其才情的高度肯定。

女士酷爱读书，常常沉浸书中而忘记了时间，不知不觉便已是日落西山。在众多书籍中，她尤其对《石头记》爱不释手，直至生病时亦放在床头用来消遣生病时的时间。因夫君不善书法，在闲暇之余她便临摹赵雪松《洛神赋帖》，希望能对余氏有所帮助，其字亦是娟秀如其人¹⁷。在诗词方面女士亦有过人之处，与夫探讨“第几东风到玉楼”的闺房趣事更是成为一段佳话。¹⁸

回忆中余氏丝毫不掩藏对其才情的欣赏，并且相信假以时日，定能

¹⁵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¹⁶ 冒襄、余十眉：《浮生忆语集（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第156-167。

¹⁷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¹⁸ 吾友杨秋心，续娶朱杏仙女士，作《探花杏苑图》，予为题一绝云：“去日桃花逐水隈，一枝吹落一枝开。玉楼好梦今何似，沉醉东风又一回。”娟君见之，笑：“娟拟为易二字，第不知当否？”予异之，曰：“君已解吟咏乎？将易何二字也？”则又啜嚅不遽对。强之，则曰：“末句‘又一回’易为‘第几回’，似较宛转。君意以为如何？”予读之，实胜原作，为称善者再。

让人们刮目相看，只是可惜“乃昙华芬短，中年殒殒，造物忌才”¹⁹。关于胡淑娟的英年早逝，王德钟谓“女士善口，又好为微渺之思，而恒戚然若有甚伤于心者，用是而体日以尪，神日以瘁，对镜歔歔自叹息”²⁰，言语间胡淑娟每日忧思而日益憔悴，尽显忧愁之态。友人丁漫真女士赠以联句云：“慧舌吐成花五色，愁心深入木三分”²¹，更是道出了胡淑娟的慧极必伤，情深不寿。故余氏在回忆时惋惜道：“膏明自煎，此娟君之所以死也”²²。

不同于养在深闺的其他闺秀，胡淑娟尤嗜雅游，曾与作者携手泛舟南湖，登烟雨楼。二人“扞残碑剥苔藓而读之，高唱竹垞棹歌”²³，望者“几疑为地行仙侣，步天际而霓裳笑语”²⁴。从余氏对游湖事件的讲述中便能看出其闲情雅致与高雅情趣，二人间的琴瑟和鸣亦让人艳羡。²⁵

为纪念此次游湖的难忘经历，余氏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作《鸳鸯湖双桨图题词》，由柳亚子作序，遍邀好友雅士题词。幸有南社社友汪兆铭《双照楼诗词稿》收录有《为余十眉题鸳鸯湖双棹图》，我们才能再次感受二人间的伉俪情深。诗曰：“鸳鸯湖上泛鸳鸯，烟雨楼头未夕阳。情似春潮无畔岸，思如幽草有芬芳。惊鸿照影空回首，别鹤流声易断肠。

¹⁹ 冒襄、余十眉：《浮生忆语集（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第156-167。

²⁰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²¹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²² 冒襄、余十眉：《浮生忆语集（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第156-167。

²³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²⁴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J]，妇女杂志，1916（9），第4-6页。

²⁵ 抵禾之翌日，与君泛棹南湖。湖渌天光，上下一色，罗衫蘸绿，云髻摇青。兰桨轻划，划碎半湖花影。容与中流，悠然意远。继登烟雨楼，见诗碣笼尘，残碑卧草。一一剔荒藓而扞读之。觅趣探幽，孤赏自得，登高凭眺，不觉乐甚。高歌朱十擢歌，至“自从湖有鸳鸯目，水鸟飞来定是双”，顾予而笑。湖畔渔娃，亦指顾而笑。

罗鞅凌波原一瞬，只宜画里与端详。”²⁶其中“别鹤流声易断肠”一句照应余其鏊《鸳鸯双桨图题词》“别鹤哀吟易断肠”一句，道出自胡淑娟离去后，再回忆起昔日的美好时光却只有哀思断肠，对她的思念之情只能寄予画中的影像的无奈之情。

虽然那是一个战乱频仍、人心不古的时代，但受家庭氛围的熏陶，女士自小便饱读诗书，有着较高的理想追求，后受其夫影响，亦渐渐有了出尘之姿。她想要与丈夫携手归隐到恬静淡雅之所，过与世无争的闲雅生活，游玩于山水之间、享山水之乐。余氏每每想起她所向往的生活，总会感慨“谓非胸无渣滓，涉趣烟霞者，能若是乎？”²⁷从胡淑娟对未来生活的设想中，我们便能见其宁静淡泊的高雅志趣。²⁸

与陈芸“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²⁹的归隐想法竟不谋而合，这也许便是二人相似脾性的映照。也只有拥有如此豁达的胸襟才能面对生死而无所惧，想要远离尘世的喧嚣而归隐山林间。其开阔豁达的胸襟在当时可谓少有的，被人称赞传颂皆是情理之中，因此，除前述的柳、王、汪诸君外，南社众友人如陈去病、高旭、姚石子、丁三在、高燮等人纷纷题写诗文传记，来纪念胡女士其人其事、其才其德。

在操持家务上，胡淑娟是封建大家庭中旧式的大家闺秀，但在思想上她是接受新时代思想的先进女性，自有其积极豁达与卓越之处。她不

²⁶ 汪兆铭：《双照楼诗词稿》[M]，中华日报，1945，第23页。

²⁷ 冒襄、余十眉：《浮生忆语集（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第156-167。

²⁸ 每谓予曰：“……他日买山有钱，愿得西冷数弓地而宅焉。疏林夕阳，寒云曲水，环其左右，俱成灵瞩。而我二人者，日市斗酒，醉歌陶陶，忘形山水间。实欲快语太空白云，诏我于焉终生，不亦足乎！”

²⁹ 涂元济：《闺中忆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73页。

她说：“唯今科举罢后，舍学校无上进之途，时会不可失，其勉之哉！”

像寻常人家中唯唯诺诺的妇人，而是具有不俗才情与独到见地的新女性。1904年，余十眉考中了秀才，但就在第二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万千士子失去了晋身的途径，一时间人心惶惶。胡淑娟虽为女性，但是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告诫夫君“君子所志，千秋自许，岂亦效求田问舍儿耶？”³⁰。并不失时机地鼓励作者去新式学堂读书，学习先进科学与文化知识，以实现抱负。

同时，不同于封建时期“夫贵妻荣”的观念，胡淑娟对余十眉学业的支持是对作者理想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在病重期间，面对从上海柘湖赶回来的丈夫，她仍不忘叮嘱作者要继续事业，切不可因她的境况而萌生退意，放弃自己热心的事业。一个不求回报、无怨无悔、善解人意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³¹她不屑于无仕进之路便颓废生活的日子，亦矢志于弃文从商的道路，而是鼓励丈夫求学上进，展现了她极有远见的见识。

不论从相貌、德行亦或是才情来看，胡淑娟都有其超越旧式闺秀的表现。身处封建礼教的高压之下，她能冲破这重重枷锁，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破除一夫多妻制而遵循一夫一妻的婚恋观，成为不同于同时期女性的独立新女性，足见其独特之处。她在封建社会中绽放出属于新时代女性的耀眼光芒，摆脱做唯唯诺诺的提线木偶而成为有思想、有才情的独立个体。

³⁰ 冒襄、余十眉：《浮生忆语集（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第156-167。

³¹ 冒襄、余十眉：《浮生忆语集（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第156-167。

肆、《寄心琐语》与清代忆语

《寄心琐语》将余十眉与胡淑娟之间拳拳深情、伉俪情深展现地淋漓尽致，是忆语作品中“增伉俪之情”的佳作。但比起前代作家如冒襄、沈复等人而言，

作者的时代背景、思想观念、家庭与个人身份等均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寄心琐语》的主题、人物、情感及表达各方面均发生了明显的差别。

余十眉早年与其舅胡兆焕师从当地的开明士人陆谨涵，接受了男女平等的思想。结识南社巨子柳亚子、陈去病后又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11年，即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余十眉也向旧式的教育发起了一场“革命”：在小学执教的他，不满于校政之腐败，掌掴了前来表演作秀的县学巡视员，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甚至登上了当地的新闻。但这更像是他的非常之举，作者其人，他的长孙女余吉仪在《我的祖父——余十眉》中回忆道：“印象中他瘦瘦身材，戴着眼镜，平时不多说话，喜欢喝酒，吃饭前总会先在酒杯里倒上一杯白酒，接着慢慢地饮酒，等到酒性上来，语言也自然慢慢打开了，他爱好古诗，时不时的会朗朗背诵各种古诗，有时候也会凭酒兴作诗，有时候对现实不满之处也要发些牢骚，直言不讳，这是他的个性。”³²

言语中无不透露着对祖父余十眉的崇敬与怀念之情，而余十眉先生儒雅却不失气节的真性形象也跃然纸上。正是余十眉这样的性格与革命观念，所以其笔下的《寄心琐语》虽有前者的才子佳人气息，但亦焕发出新的生机。余十眉身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际，高举反封建

³² 余吉仪：《记忆中的祖父——余十眉》[EB/OL]，<https://www.meipian.cn/j41kkq8>，2017。

的民主革命旗帜，是先进的革命人士。受革命的影响，其自身思想具有先进性，在对待亡妻胡淑娟摒弃了冒襄等人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不再将女子看做是附属物，而是以平等的眼光、尊重的姿态相处，这才造就了“增伉俪之情”的忆语佳作。

“忆语体”作品中所描写的女性形象个个温柔贤淑，才思过人，皆为同时代女性中的佼佼者，但各自身上亦有其独特之处。

冒襄是明朝遗民，身处明末清初战乱纷繁、颠沛流离的乱世，虽记述其“伉俪间的艳事柔情”，但更显其中悲欢离合、缠绵悱恻的动人之处，其《影梅庵忆语》中董小宛为融入以男性为主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放弃自己原本的个性，“扃别室，却管弦，洗铅华，精学女红，恒月余不启户”，而小宛却自认为这是“骤出万顷云火，得憩清凉界”，可谓可悲可叹；沈复是官场中人，虽敢于坚持夫妇间的真情实爱，但也因此造成了父子不睦、姑妇不合等家庭矛盾，凸显了宗法大家庭中的种种束缚和矛盾。《浮生六记》中陈芸曾被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称赞为“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但也是逃不过专制封建礼教的枷锁，受到舅姑高压统治的弱女子；宦宦之家的陈裴之注定一生都无法逃脱封建大家庭的束缚，展现的是在封建大家庭中“古来姬妾之贤者，其寿不永”的悲剧，《香畹楼忆语》中的紫姬虽极尽哀荣，但她与陈裴之的结合更像是夫君一手导演的一出才子佳人戏而已。

《寄心琐语》较前者而言，不论是作者身份、思想，亦或是时代背景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淑娟与公婆姑嫂关系和睦融洽，受到“贤妇”的高度赞誉，既脱离了封建大家庭的束缚。《寄心琐语》亦未大篇幅描写社会的动荡不安，而是在更加侧重赞颂胡淑娟的高尚品格与卓越才情的基础上，展现出其不同于前者的超然之处，自然叙述中流露出与亡妻之间的伉俪情深，更加强调的是夫妻间的永恒之爱，抒发二人天人永隔

的悲痛、无奈、遗憾之情。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有思想、才德双馨又富有个性的现代女性形象。胡淑娟较之前的女性来说是幸运的，虽身处倡导女权思想的革命时代，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脑海里“好女不嫁二夫”的传统礼教早已根深蒂固，但接受到新思想，有了不同于前者的卓越见解，在夫妻相处之道上发生了质的转变。

总的来说，忆语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身份多为妻子、爱妾，且“其人可查，其事可考，其情可悯，都率真可信，较少有言过其实之誉，皆是描写情深意笃的婚恋和家庭生活，兼具纪实与抒情，诚挚而细腻，令人为其情谊而动容”³³，但由于作家所处时代、身份气质、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忆语作品有不同的侧重，也影响了忆语作品内容的情感倾向。在余十眉的笔下我们认识了不同于同时期女性的独特存在——胡淑娟，被其德行与才情所震撼，言语中亦被其朴实却饱含深情的真情实感所打动，真不愧为“增伉俪之情”的忆语佳作。

参考文献

- [明] 冒襄、余十眉：《浮生忆语集（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
周海鸥：《“忆语体”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5。
肖亚男：《“忆语”的殿军——陈宗蕃与〈儆然室忆语〉》，古典文学知识，2013(2)。
王德钟：《胡淑娟女士别传》，妇女杂志，1916(9)。
余湘：《先君余十眉》，嘉善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
周慧惠：《余湘与天一阁》，天一阁文丛第九辑，2011。
涂元济：《闺中忆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刘凤玲：《〈影梅庵忆语〉和〈浮生六记〉比较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6。

³³ 刘凤玲：《〈影梅庵忆语〉和〈浮生六记〉比较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2016，第2页。

Analysis of the Female Image in the *Yiyu*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A Case Study of Hu Shujuan in *Jixinsuoyu*

Chen Tian You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Abstract

Memory breaks the practice of rarely marriage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As a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Yu Shimei's *Jixinsuoyu* is a good work of "giving couple" in the memory work. The study of this work can make up for the gap in the field of memory and provide a new breakthrough for the research of amnesia.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sing the characters of the author's wife Hu Shujuan, discussing her life, virtue, talent, and the reshaping of a new flesh and blood and thoughtful woman image. Through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Jixinsuoyu*, the true friend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 the work can be fel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experiences and the author's memory, we shall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 its literary value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Keywords

Jixinsuoyu, Yu Shimei, Hu Shuju